

订报有奖
8264110



香城都市报
E-mail:37730773@qq.com

21
花海泉潮

香城风 副刊

2014年9月29日 星期一
责编:刘玉关 美编:刘玉关

醉花香

庭院是故乡

■谢望梅 作者单位:咸宁市社科联

在家年休,还在睡梦中,我就被女儿的电话声吵醒。只听她异常兴奋地大声说:“今天是星期五啊,家家(外婆),我今天还要上班呢。好啊,好啊,明天休息去啊,明天去啊。”

接完电话,女儿就跑到我床前说:“家家打来的电话。说她家院子里橘子熟了,柿子熟了、桂花也开了。她以为今天星期六,所以一大早打电话让我们今天去摘桔子和柿子。”

母亲是咸宁桂花镇人,独生女,我外公外婆去世几十年,母亲每年清明节都会回桂花娘家吊唁。原来交通不畅,从鄂州到武汉再到咸宁桂花要换乘几趟汽车,但是她每年都坚持回娘家一到两次。虽然娘家没有什么至亲的亲人,她总是要去,看看老屋、看看乡亲、看看故乡的树木花草。碰到宜栽时节,母亲都会从咸宁不辞劳苦辗转班车用蛇皮袋背一棵树苗回鄂州,有时背一棵橘子苗、有时背一棵桂花苗、有时候背一棵梨子苗或者柿子苗。我年轻时对于母亲不辞劳苦、辗转几趟车背回这些不值钱的小东西真是不以为然,认为家里再穷也不至于买不起一棵树苗,再说,这些树苗鄂州又不是没有卖的,何苦几百里路连土带苗的背着挤班车?多累!

离开故乡多年,随着年龄的增长,自己对父母对家乡的牵挂日渐浓烈,我慢慢懂得了母亲。母亲从几百里外的故乡咸宁转几趟班车背回来的不止是树苗,她背回来的是故乡的泥土、故乡的气息,背回来的是对故乡浓浓的思念和割舍不下的牵挂啊!

母亲陆陆续续把这些树苗从咸宁带回鄂州后,全部栽在自己家的院子里,和父亲一起精心浇水、施肥,让每棵树都茁壮成长,年年都开花挂果。每次我回家,都会在桂花树下或橘子树边跟父母唠家常。院子中,大树下,我听过母亲讲她年轻的时候在咸宁桂花镇,父亲为了摘一枝最繁盛的桂花送她,爬到百年老桂树上不小心掉下来的故事;听过父亲讲年轻在咸宁时,他跟一帮子年轻人比力气,挑两三百斤的担子、爬几十里山路不换肩膀,震响整个桂花乡大屋雷村的故事;听父亲讲《三国演义》《封神演义》,我了解到父亲是个饱读诗书之人;听母亲唱起咸宁山歌,音色甜美圆润如新莺出谷,我知道了母亲年轻时不仅聪明漂亮又能歌善舞,是被咸宁县剧团挑选上,却因父亲反对没有进剧团的美女。在院子里,父亲为我摘过果子、陪我和弟弟捉过迷藏,母亲为我梳过辫子,陪我和小伙伴玩过跳房子的游戏。

如今,父母家近百个平方的院子满满的桂花树、橘子树、梨树、柿子树越来越繁盛,父母也越来越老。每次我回娘家,父母都会拉我到院子里,你一言我一语细细密密地如数家珍:橘子去年少,今年多啊;今年桂花开时,满院子都是桂花香,好多人都来我们家看桂花呀;今年梨子结了好多,又大又甜,送给了隔壁的张婆婆几个;孤寡李婆婆生病咳嗽,母亲用冰糖把梨子熬好端去,李婆婆没有吃药就好了等等。说完这些,母亲有时会补一句:这些树都是我从咸宁背回来的。母亲忘记这句,父亲也会说:“这都是你老娘从咸宁背回来的啊。再看父母那神情,满满的都是自豪和笑意,我想除了是丰收的喜悦外,还有就是母亲看到这些来自咸宁故乡的花树果树,分明看到了故乡就在她眼前、就在她身边鲜活起来!茂盛起来!那开怀中也饱含着对故乡的热爱和眷恋啊!而看到母亲开心,父亲也更加快乐啊。

是啊,故乡是深植在人们心中永恒的牵念,无论走多远,都走不出对故乡的眷恋。母亲,把故乡背在背上,种植在庭院中,让故乡伴自己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。而这庭院,也是我的故乡啊!

八月的咸宁,桂乡人幸福感最强烈。不用出门寻访,无需采撷回家,那阵阵的桂花香,自会从你的窗子飘进屋来,一缕缕钻进你的鼻子,顿时让你满屋盈香,神清气爽。

若是走出家门,随意抬眼望去,便是满目秋桂,花香馥郁,令人心旷神怡。真的,无需刻意,不用选择,随便走到哪里——街上,河边,山间,庭院,小区,农舍……迎接你的,全是醉人的桂花香!

最好是,在一处僻静的花圃里,寻一棵百年桂树荫坐下,捧一卷诗词闲品。此时,一阵风过,花香从树上洒下,摇落点点桂花雨,伴着袭人的花香,丝丝缕缕入鼻,直沁入心脾。

噢,那浓浓的桂花香,岂止从树上洒下。手中的书卷里,不时透出各色各样的桂花香。

从王维的《鸟鸣涧》中,我闻到了静静的桂花香: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。”从李清照的《鹧鸪天》,我闻到了远远的桂花香: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梅定妒,菊应羞,画栏开处冠中秋。骚人可煞无情思,何事当年不见收。”从李白的《咏桂》诗里,我闻到了清傲的桂花香:“世人种桃李,皆在金张门。攀折争捷径,及此春风喧。一朝天霜下,荣耀难久存。安知南山桂,绿叶垂芳根。清阴亦可托,何惜树君园。”从杨万里的《咏桂》诗里,我闻到了飘渺神秘的桂花香:“不是人间种,移从月中来。广寒香一点,吹得满山开。”

忽然,一银发老人从身旁走过,手中的MP4里正播放那熟悉的山歌《江南桂花香》:玫

瑰香,茉莉香,比不上江南的桂花香。月里嫦娥播的种,山中仙女育的秧。长成生活的常青树,开出小花金黄黄……有风香十里,无风十里香。香了月亮香太阳,香了小河香山岗,人间处处都飘香……

顿觉,又一阵香风拂过。原来,歌里也能飘出香味!

合上诗卷,在桂树下闭目凝思,我仿佛看見,一身白袍的白居易,孤身于杭州的“山寺月中寻桂子”,又仿佛看到,张九龄抬头凝望皎洁秋桂高吟:“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。”恍惚中,俨然自己也变身为朱淑真,在仲秋时节,“一枝淡贮书窗下,人与花心各自香。”一时间,仿佛整个人都融化在这芬芳的桂乡里,沉醉不醒。

桂乡金秋,在桂树下行走,不醉不归。

父亲的生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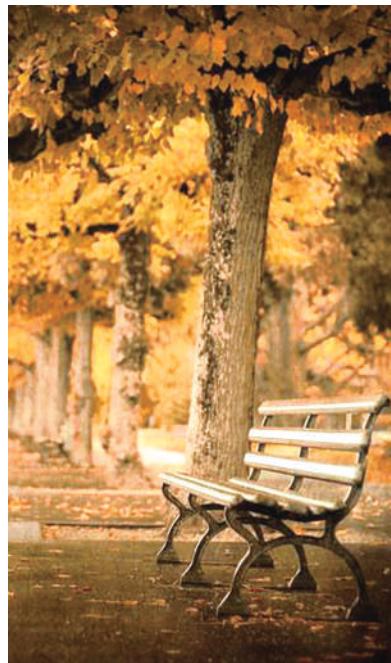
那是多年前的事了,一家三口尚未团聚,每当夜色笼罩的时候,我大抵都坐在迷蒙的灯光下,自由自在地读书看电视,可读累了看累了从书页间抬起头来,或离开荧屏走向窗口,总感到身边缺少点什么,我的情绪开始被一份淡淡的忧愁笼罩,当我透过夜色遥望远处的灯光时,心头便会泛起一缕温馨,我真切地感到所欠缺的正是亲情的滋味。

这样的时候,扩散的思维总像喷泉一样让我想得很多很多,但我特别挂念我的父亲母亲,那时,他们的年龄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。但凭直觉,我觉得父亲这些年老了许多。每次回家,都听父亲说,谁谁不在了,谁谁过世了。有一次,他这样说着的时候,我的心头变得格外沉重。为了减轻这份沉重,我抬头看了一眼浩瀚的天空,一朵白云在蓝湛湛的天空缓缓移动。父亲说这些人自小跟他一块儿长大的。父亲平静地说着的时候,眼角有些湿润。我再一次将目光扫向天空时,看见几只云雀欢快地鸣叫着穿越视

野,让丽日风清的乡野显得格外静谧、安宁,那朵白云却杳无踪影。我感到,生命之流正一点一滴地从生命中流失,很多事情,在你拥有它时,你很难感受它的美好;而一旦你不在意,它就会永远消失在你的生命之中。

这样的夜晚,我孤单地躺在沙发上,品尝着寂寥的滋味。我还算年轻,而父亲呢,已经苍老了。他本是有一群儿女的,可他们长大成人后天各一方,像云雀一样构筑自己的梦想,奔自己的前程去了。父亲偏执地留在他的乡村,留在用自己的一生编织的怀想里。我又怎能感受不到父亲一样的孤独和寂寞。

我忍不住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。我只是怀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亲情向家人道个平安问个好,却不知道这个电话对父亲来说别有一番意味,显得如此及时和重要。电话那头父亲听出是我的声音,显得异常激动,他说:“孩子,你记得明天是我的生日?谢谢你打来电话。”我在电话这头怔了一下,立马反应过来,



秋语

一丝风起,夹带着薄如轻雾的细雨,于朦胧胧中拂着些微的凉意。头微扬,还来不及转身,秋,已随树梢的一小片落叶,不经意间飘然而至。似烟雨江南的春末夏初,又似山城凤凰的晨色暮韵,总是以一场非菲绵绵的薄风浅雨勾起人无限的遐思和浓浓的诗意。

秋多情且浪漫着。若有空闲,喜欢背着相机去觅秋,喜欢怀着诗样的情调去漫步。喜欢闻庭院丹桂飘香,赏远郊山菊烂漫。但最想看的还是枫红遍野的壮美,层林尽染的瑰丽。枝梢浓烈的飒爽以一种饱满的激情和自信演绎着生命的成熟与高度。放眼,用满腔的豪情赞叹;仰望,用敬畏的目光崇拜;低头,用温柔的呢喃感慨;俯身,用落寞的眼泪拾一片坠叶入怀!浅唱着片片枫叶情,携一世眷恋醉于漫山流丹中。那一刻,已忘却春的华丽、夏的炙热、冬的安静。惟愿秋的浪漫从此驻足,伴你山闲水逸,永不离弃。

秋成熟且丰硕着。历经了春夏的耕耘和孕育,在挥洒着汗水和艰辛的土地里,人们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秋的收获上。满畈的稻浪是令人欣喜的金色,黄灿灿,沉甸甸。间或夹杂着修长苗条的高粱迎风起舞,枝繁叶茂的小棉树银白绽放。不用画家,浑然天成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。记得儿时这样的季节爸妈总是格外忙碌和喜悦的,每天早出晚归,日晒雨淋的辛劳都在这一季得到了回报,满足便写在那

一张布满汗水和皱纹的脸上。年复一年的春华交替,又周而复始的秋实等待,因了这个季节的丰硕,让人永远充满希翼的循环开来。

秋清爽且恬淡着。像是一夜之间就没了蛙叫和蝉鸣,秋娴静了许多。夏日漫天压抑的云团也不见踪影。云淡风轻里展现着天高地阔的宽怀与温馨。当秋由浅入深,丝丝秋雨不紧不慢的让秋燥渐渐褪尽。被洗涤得清新透亮的天空中掠过一群群南飞的精灵,它们怀着对秋的留恋,却不得不带着对冬的敬畏暂迁他乡。秋风起,满树浓密的苍翠渐渐稀疏,一半儿暗青在枝头摇曳,一半儿枯黄划着优美的弧线舞落脚跟。有一丝不忍,心里忽然升起一股温柔的怜惜。但很快释然,叶儿这一季的凋零只是为了更好的新生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。来年,又是葱郁的丰盈。

月缺了又圆,春来了又走。一次次轮回,一番番过往。人如四季,总是在不同的风景和气候中成长。四季亦如人,不担保每一季的绽放都有你喜欢的理由。多少人喜春繁花似锦,喜夏莲藕飘香,喜冬素裹银装。然我慕秋。没有哪一个季节可以如秋般成熟多情且丰硕迷人、恬静如水又稳妥厚重。

沐着秋风起舞,伴着落叶低吟,人生且将最美的自己重叠于四季的剪影中踏歌而行!

尴尬的年龄

人过四十天过午。这话,我如今总算懂了!

我教书。从二十岁到三十岁;然后跑到遥远的大西北,又从三十岁教到四十多岁。经历了很多:学生是送走了一批又一批,我的皱纹却也毫不客气地在脸上潜伏;白头发像雨后的春草,扯也扯不尽;头痛脑热成了不速之客……于是,第十个高考结束后,我说:我想歇一阵儿。

这一歇便是一年有余。

家的附近就是一所中学,一日数次的铃声和随风传来的琅琅读书声、学生的欢歌笑语声,包括学校出操时响起的《运动员进行曲》那熟悉的旋律,总是唤起我对校园生活的留恋,当我感觉身心清健时,重上讲台的愿望便日益强烈起来。

也巧,有一所新创的学校需要招聘大量的教师。我将二十多年来获得的各种证书及近一年发表的文章拣“含金量”高的部分收拢了一下,便是很厚重的一大沓,于是,我信心满满地将它们送到教育局,然后在家静候应试的通知。

二十多年的班主任工作和语文教学经验,一大沓关于“高级”“标兵”“优秀”“带头人”“×等奖”的证书,使我对这份工作有势在必得之信心,故“静候”期间并没有多少忧虑和焦躁;然而,当我接到相关通知时,发觉我原来只是个“槛外之人”——通知上写得明白:最优秀的老师也不能超过四十岁!而我,已然四时有五!教育局有熟悉的人,我便想用“实力之说”来打动他,他很无奈地摊手:超过一天也不行!

我原来听说有两种职业不怕人老,一个是医生,一个便是教师。没想到,如今社会变迁,教师做到四十岁便成了老朽,要像古董一般被束之高阁,任由它在岁月的烟尘中渐渐泯灭光华!

在这之前,我何曾意识到自己的“老态”呢?与学生在一起,我的心总是跟他们一样活跃年轻,又因为要顾忌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,我一向很注意着装,不收拾妥当决不示人。多年来我尽量与“老”拉开距离,觉得自己的步履轻快,说话也要和学生一起共度二十年!

■程乃平 作者地址:温泉马柏大道

那一纸通知可真是很让我尴尬了一些日子:我不知道教师原来也是“吃青春饭”的。我在穿衣镜前反复打量自己,怎么看也看不出我再也攀不上那三尺讲台的原因。可,除了尴尬,我还能做些什么呢?日子在我的尴尬中继续流逝,而我,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离四十岁前的大好年华愈来愈远,挡也挡不住!

当然还有别的学校,但倘若我揣着那一大摞曾让我心气高昂的“荣誉”去求职,是不是也要被拒于“四十岁”的门槛之外呢?我真是有点儿心有余悸。穷教书的,别的东西没有,“假清高”总该有一点儿吧!

也曾在心里对自己说:在一天当中,上午工作四小时,下午工作也是四小时呀,可人们为什么那样瞧不起下午呢?“人过四十天过午”,听这话,都是“好戏唱完了”的意思,不公平嘛!

唉!我原来本不觉得自己老的,可如今,说话做事都怕别人笑我“装嫩”!

此生,我与学生再也无缘了吗?二十多年的教书育人,就要成为我永远的历史陈迹吗?